米脂婆姨与现代延安

■太阳树

我没有想到动车延安站的人这么多，站台出口处人挤人，人流的无序状态及密集程度让我惊讶，一直以为内陆偏远的延安应该地广人稀。好不容易走出站口，抬头看看大街，街面上的建筑与现代化的动车形成鲜明的对比，毕竟是陕北毕竟还有落差。虽然有着高楼大厦貌似一个城市但乡土味浓重，与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相比，时光在这里似乎倒流了一二十年。

太阳正猛，燥燥的干干的打下来，偶尔一阵热风吹过旋起一股风沙，空气更加燥热了。大街上人流和车流时常交织在一起，大家显得很忙乱的样子。街旁没有几株行道树，远处的山一片苍黄，单调的色彩给我一种枯燥的感觉。人群中偶尔闪现的鲜明色彩是那些时尚的姑娘，幸而有她们，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我没有想到在这西北风吹拂的地方，走过来走过去，居然有着和江南水乡一样水灵的妹子。在宾馆的电梯里我曾邂逅她们，感觉她们不是到这里来出差或旅游，她们似乎与这座城市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很突兀问过一位女子，你是延安的？她笑笑让我猜，然后电梯到了她也就走了。

那天在宾馆大门口，我偶遇一场延安本地人的婚礼。新娘踩着鞭炮的碎屑轻盈盈迈上台阶，袄裙如一朵火红色的云，把整个大厅映照成一片中国红，她宽大的衣袖随风飘动，没喝上喜酒的我也醉了。我突然想起，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出生在离延安不远的一个叫米脂的地方，恍然间大悟。“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一句民谣使得米脂婆姨扬名中外。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剧 《白毛女》 最红火的时候，全国跳此舞出了名的女演员里居然有 27 位是米脂的婆姨。看来，延安大街小巷上飘然而过的姑娘，传承了貂蝉的基因。延安地处陕北，高坡上泥土是黄的，河水自然被染成黄色了，黄土地上出产的小米也是金黄金黄，吹过来的风沙更是黄的，但这里姑娘的肤色却透着一种白晰的美。

延安留给我最震撼的一幕，是我离开时飞机起飞那一刹。那天正是中午，阳光铺满整个机场大地，班机开始慢慢滑动，透过小小的舷窗我突然看到诺大一个机场中央，站着一位女导航员。她穿着妥贴的工作服，风吹过来掀起了衣裳一角，她戴着墨镜，修长的身影在眩目的阳光下傲然而立。她挥动着导航棒，指挥着即将腾空的班机，她的一举一动，忽然间让我看到了当年貂蝉戏吕布的场景。

延安是如此的奢华，竟将一位美丽的姑娘置身于尘土飞扬的机场，在现代化的都市里，这样的姑娘应该出现在 T 型台上。看来，正因为这些米脂婆姨，让这个风沙四起的地方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和迷人的风情，也许正因为她们，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城市，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更加时尚和美丽。

夜夜梆声入梦闹

■叶心怡

破旧的车轮轻轻碾过一片片岁月的尘埃，但它们既不挣扎亦不呐喊，它们只是在天地之间沉默着，如他。

在这个不需要打更的时代里，他的梆声却生生地刺破深夜的寒风，裹挟着水汽的湿润硬硬地撞进沿街各家各户的窗户，高亢而又绵长。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打开门窗央他停下，梆声旋即而止——敲梆子的老人踩着三轮车卖馄饨，梆子声代替了他年迈低微的吆喝。

我与老人的生活就在三轮车驶过的短短一分钟之内交集。近十年的风霜雨雪，却日日如此。

当微弱的梆子声缓缓绕过山前路的弄堂，转过弯来，在我家东面的街道上冲撞时，此刻已躺在床上、半是困倦半是恐惧的我听着梆子声渐渐舒缓心安下来。

似梦非梦地，梆子声自缥缈远方而来，从我恐惧的黑夜里来，由寂静的虚空中来，愈渐清晰，愈渐轻灵，愈渐嘹亮。老人的顾客并不多，因此梆声往往让我体会到连贯复沓的美感，非泣非诉却有宿世的哀愁，不是沧桑二字可以言尽。幼时，我常常幻想着老人有着特殊的家世，惊世骇俗的经历，鲜为人知的故事，兀自编造着一个个传奇。待听着梆子声渐行渐远，居然泪流满面。

那个爱幻想的孩子长大了。然而我突然更加害怕黑暗，害怕陷于无知觉的沉睡之中。心惊胆战地躺下，只有阵阵梆声能将我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我静静谛听，老人的三轮车越来越近，而我的睡意也越来越浓。老人的三轮车驶至我家楼下，梆子声在我听来正是最高亢的时候，如利刃破开半空清尘。在我的意识里，这一刻，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悠悠宇旷与阵阵梆声，掷地有声，响遏行云。我闭着双眼，但我的眼前分明出现了青黑的天幕、广袤的原野。清风拂过，和着梆声的节奏，万物吐纳，我自觉身如苇草，渐渐安定平和下来。听着梆声的渐行渐远，温馨快慰，此时梆声仿佛一叶小舟，用回响泛起涟漪，悠悠地荡我到街的另一端。那里依旧喧哗明亮如白日。而我仿佛就坐在船头，努力睁大眼睛，让光明一星一点地进入我的眼眶。

我无端地相信老人也是恐惧黑暗的，那么急切地驶向街口。刹那间，柔和的灯光笼罩了整艘小船，从头到脚都被温暖包裹着，豁然开阔明亮，酣然入梦。

我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偶然晚归之际。一张极易混淆的平凡老人面庞，褴褛的衣衫，佝偻的背，正踏着三轮车从拐角处昏黄的路灯下驶过。我看着他的手与惨淡灯光下的尘埃一同律动着，梆子声反而失去了脱俗的韵味。尽管并不饥饿，看着老人踏三轮车吃力的样子，我买下一碗馄饨。老人的手艺并不出彩，不过我还是尽力感受着停滞在舌尖的平凡清淡味道，感受近十年来的悠长。

耳边偶尔响起邻居的感慨，了解到老人一生潦倒的经历，才发现世事于他之艰难。苦熬清水般的日子，以染遍尘霜的鬓角挨过风烛残年，要的并不是烈血丹心。然而与岁月对峙，与贫穷对峙，与时时逼近的死亡阴影对峙，与世间所强加于他的一切苦难对峙，怀着希望与坚持承受，将恐惧抛诸脑后地活下去，这便是我所知的大勇，便是那阵阵梆声给予我的勇气。

他沉默着，然而我听到了。岁月这无岸之河里有太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然而以生命的韧性与令我们恐惧的恐惧本身相搏，这便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诚然，老人是平凡的，一如急景流年的生命中许多与我匆匆擦肩的人事。但这些人和事物因为被赋予了个人的情感而具有了不为其他人所知的意义，由平凡走向不平凡。如果说成长的路途是一条大河，那么便是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这意义将引我泅渡。每个人的青春总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向往与恐惧，或许你用一生去克服恐惧，而向往成为你毕生的信仰；或许你早已不再恐惧，而向往引你进入了新境界。但最重要的是，你会感叹。这些或幼稚或成熟的向往与恐惧，这引你泅渡的人和事物，这弹指一挥间的岁月，它们是最美好的时光。

你敲阵阵梆子声，引我渡青春 。
彼此不相识，各自需珍重。

树老了 眼睛落在地上

■徐繁

历千年风雪而成妖
每一片叶都幻化成一双眼睛
一只盯着山顶紫红的太阳
看他们在林间东躲西藏
亲吻野花和飞鸟
一只盯着山脚光腚的孩童
看他们吃饭喝粥
捉迷藏 翻跟头

老树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了老人
守着冷峻的悬崖和满天星斗
做一棵老树也好
不娶妻不生子也不拉屎撒尿
突然卧病蹬腿
也不必惧怕上天将它忘掉

无风的夜里树都是静悄悄的
看着光腚小孩和土堆中的蚂蚁
哭着把父母埋进土里
又哭着把自己埋葬
春花从土坟头长出
花香中还藏着孩童的忧伤

崖峰横兀的老树
经百世冷暖而愈加孤傲
树老了眼睛落在地上
看见的越多 牵挂越少

冬日。柯茜倩 摄

如约动心

■张旭燕

漫天樱花纷纷扬扬，洒落一地花香。阳光挤过花叶间的缝隙，扑向大地，为或粉或白的一地樱花镀上温柔的金黄。好一地的绚烂！

我终于熬不住对樱花的思念，如约来到樱花树下。还记得第一次来看樱花时，恰巧赶了一场春雨的约。

春雨密密地斜织着，织成一张网，网住了樱花的香。小雨淅沥，小风轻拂，花瓣一片，两片，一片，两片，飘飘洒洒，零落成泥。春雨怎能网住樱花的香？香，如故。

这一阵阵清香，钻进我的鼻子里，一点点诱出我的感伤。我不是林黛玉，纵使有葬花的心，也实在不敢卖弄葬花的矫情。

但我还是忍不住动了心。仰望着树上的樱花，她们频频对我低头弯腰，抑或浅浅一笑。我的眼眶盈满泪水，泪水粘到睫毛上，滚落，滚落。

枝上的樱花仍在笑，飘落的那些竟也不悲不伤，跳着绝美的舞，期待着我的目光。我盈盈地望着她们，看一朵，如赏静物画，鲜明生动；看一地，如赏写意画，朦朦胧胧。

一阵风吹来，我的发丝随风舞动。从回忆里抽离，我忍不住想：是什么让我年年期盼与樱花相会？是樱花约了我，还是我不请自来？是我迷恋着樱花的艳美，还是樱花的花语让我流泪？

一生一世永不放弃，一生一世只爱你。

这是樱花的花语，还是我的心声？罢了，罢了，由它去吧。不管谁赴谁的约，她在等我，我来看她，就够了，够了。

花瓣飞舞，我在树下赏樱花。

想着来点音乐就好了，意外地，一阵动人的曲儿响起：

生命中最美丽的海，
一簇簇的歌声，一朵朵的期待。
花开时来，花落时也要来。
因为，
有许多故事，
开始动人，结局更可爱。
真是应了景，应了景，
真是醉了心，醉了心。
为你，为你，
我如约，
动心。

最后的长衫

■侯山河

前塘是我的老家。乐清湾畔一个海边村庄。有山地，农田，海塗，海。四五百烟灶，两三千人丁。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的先辈吃山，也吃海。前塘村名下还有自然村，小地名有 :南山、前塘、小崧、外岭。像我们的南山，又分里厂、外厂、新屋、路头街、垟心、五份头等。我就出生在南山。清至民国，前塘属十五都 ;解放后，由南岳管辖 ;现在临港港区开发，又归到虹桥镇。虹桥自古就是中心市镇，也算名至实归了。

跟很多浙南乡村一样，前塘至今仍遗留有地主院落。地主本是富有阶层，在那个年代，谁摊上这头衔，总要倒霉的。地主的妻子叫地主婆，儿子叫地主儿，地主本人就被辱称地主老贼。地主的屋，也就相当于员外的屋了，叫府份。

前塘也不下三五处这样的府份。前院有车门，也就是大院的台门，两进，两退，两轩放檐，有楼有廊 ;后院有水门，水门围墙里，往往有个小花园。像这样的府份，在前塘，首推‘ 东京屋 ”。土改时曾是乡政府驻地，后人便称‘ 乡里 ”。然后是“ 五份头 ”;“ 门前新屋 ”;“ 后边屋 ”。南山冈下的南山，称得上‘ 府份 ’的，也就是我爷爷与一族兄合居的‘ 新屋 ”了。

东京在我村近半世纪都有名，东京娘更有名。一个女人如若过得很幸福，在我们的前塘，会被说成 :嗨，你真爽，东京娘一样。东京娘我们没见过，她成幸福的代名词，成了一句流传下的俗语。我只知道那道堆塑有龙凤鱼虫，大台门上高悬“ 紫气东来 ”字眼的大院子是她家的。东京姓连，年轻时在温州邮电部门干差使，解放前夕逃亡台湾。其弟弟金林，会赌，解放后死在海里。这么一个大宅院，死的死，逃的逃，改嫁的改嫁，田产被土改了，院宅被分了，就孤零零留下东京娘。吃食堂年代，东京娘被饿死，死以前胸口还有两口气，被贫下中农装入棺材。上半生的享福，下半生的苦，也只有地下的东京娘知道。而如今的下辈们仍然这样羡慕 :你呀，东京娘一样。而东京娘人去楼空，空留着台门上方的‘ 紫气东来 ”。

“ 五份头 ”的连老太爷生五个儿子，分成五份，便是‘ 五份头 ”了。五份头四门，北门仍有‘ 吾爱吾庐 ”的匾牌。是前塘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了。也是最具乡村村落风光的一座院落。五份头三面有小河环绕，河岸上有苜蓿、紫云英连片，如今的旧院墙上霹雳丛生，墙边桑榆瓜架，仍留民国韵味。

我的爷爷摊上地主这个份额，全因为有个清末举人出身的舅公。舅公吴万里，南岳杏湾人，当过几任知府，官僚也地主。沾着这亲，牵带着也顺理成章。至于‘ 府份 ”，跟东京屋跟五份头比，大巫见小巫。一半族人的，一半才我爷爷的。九十年代火烧了一半，去年拆了一半，如今族人们在旧迹上建起钢筋水泥的楼房。

而‘ 门前新屋 ”被大火也烧了。青石炮楼也早拆了。前塘有两座炮楼，一座在“ 乡里 ”，就是东京家的院子里，有瞭望孔，有枪眼，解放后陈庄清家住着 ;另一座，就是在‘ 门前新屋 ”，当过大队楼，让看守山林的光棍连作霖住着。前塘炮楼的消失我觉得惋惜，连张照片都没有。炮楼防盗，防匪，防要闹事的刁民。东南沿海，历代有日本来的倭寇，近海来的海贼。炮楼象征一个村的财富，也是一个村势力的象征，权力的象征。

这些穿长衫，甩辫子，居住在屋子里的旧达人，旧势力，都已远去。土改，吃食堂，文革，那些在炮台楼上风云一时的革命干部，发号施令的声音也已远去。

一个村庄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无可非议。但同时要面对一个几百年的村庄的终结与消亡，东京屋，五份头，这些幸存下来的浙南旧建筑、旧院落、旧古迹，已成为前塘村最后的辫子，最后的长衫，会在不久的时日，在临港码头轰隆隆的剃刀下，被剪去，粉碎，而消亡 ;前塘要新生，前塘也要消亡。

三尺白绫飘到今

■李新华

今年五月，首次驻足咸阳，第一个念头便是寻访马嵬坡。

马嵬坡是古代长安连接蜀地的一个重要驿站，如果仅仅是驿站，恐怕早就淡出了历史的记忆。它之存活并吸引游人，乃是因为边上有个黄山宫道教圣地。如果仅仅是传说老子骑着青牛讲道来此住过，马嵬坡也不会经久不衰。众所周知，白乐天写过著名诗篇 《长恨歌》，讲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这个悲剧便发生在马嵬坡。

公元 756 年，“ 安史之乱 ” 期间，唐玄宗带着皇族亲贵仓皇奔蜀。行至马嵬坡，士兵们饥饿疲惫，情绪失控，怨愤的烈火在燃烧，于是发生六军哗变。愤怒的将士杀了杨国忠，并逼唐玄宗处死杨玉环。唐玄宗万般无奈，赐年仅三十八岁的杨玉环在马嵬佛堂的梨树上自缢，一代佳人香消玉殒。美人已逝，旧迹仍存，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嗟叹。

中国的历史最爱把祸国的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 红颜祸水 ” 这句话便成了男人的口头禅，尤其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试想谁是“ 烽火戏诸侯 ” 的罪魁祸首？褒姒只是一个贫寒女子，是因为美丽，选入深宫，任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上，她的一颦一笑，跟国家的兴亡成败有何干系？让这样一个女子承受西周灭亡的责任，只能证明男人的虚弱和统治者的无耻。安史叛乱后，大唐帝国走向衰落，后世许多人不察，硬要把杨贵妃这个受害者说成 “ 祸水 ”，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走进杨贵妃墓园，我被嵌在四壁的三四十块诗碑吸引着。“ 睡海棠，春将晚，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引起安禄山，怎知蜀道难 !” 事实上，一代重臣高力士心里也明白，杨玉环在安史之乱中是无罪的，处死她不过是为安将士之心。是的，纵观杨贵妃的一生也是没有错的，要说有错，她的最大错误就是貌若天仙。她出身宦官之家，天生丽质，十七岁成了寿王李瑁的妃子，生活过得幸福甜美。然而，桃花园的邂逅，曲径幽处婀娜多姿的倩影燃亮了三郎的双眸，于是他竟悖常伦，欲占为己有。先以 “ 做女道士 ” 为名招入宫，经过一番暗渡陈仓后封为贵妃。

一个女子在进宫之前，不论有多心地纯良，一旦被卷进了后宫风云，她就再也纯真不了善良不起来，然而杨玉环是个例外。她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后妃，是历代唯一一个没有干预朝政的帝王宠妃。那她到底靠的是什么来笼统帝王之心的呢？唐玄宗又为何说出 “ 朕得玉环，如得天宝也 !” 这样的肺腑之言呢？是她倾城倾国的美貌吗？是她婉顺体贴的品性吗？我想，不只是这些。一个是能歌善舞，唐代宫廷的歌唱家、舞蹈家；一个是作曲、指挥、演奏样样精通，历史上罕见的帝王音乐家。是音乐的共同爱好把这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唐玄宗眼里，杨贵妃还是个知性的女子。

我说这些，正是为了替杨贵妃打抱不平，有点跟马致远 “ 较劲 ” 或辩论。我实在弄不懂，干嘛要把责任推向 《霓裳羽衣曲》 身上，不就是一支曲子吗？音乐何错？美人何错？你为何虚晃一枪，而不敢将矛头直指真正的罪人？还是清代官员赵长龄写得好 :“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 ” 他的诗作直抒胸臆，揭示本质，把造成 “ 安史之乱 ” 的罪责归到最高统治者身上，还杨贵妃一个公道。

在杨贵妃墓园的众多的诗碑上，我更喜欢林则徐的 《咏马嵬》 :“ 六军何时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抛得娥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 这种把杨玉环称作视死如归的巾帼英雄的溢美，实在令人惊叹。虽然白居易 《长恨歌》 描写他们的爱情有些有夸张，然而，唐玄宗是真的爱杨贵妃的，这种真爱在历代的帝王中也找不出第二个。有人拿项羽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何安排虞姬来指责唐玄宗的无能，在我看来似乎苛刻了一点。马嵬坡的无奈，是中国历史的无奈，也是唐玄宗个人命运的无奈，至少杨贵妃心里明白。

因此，当唐玄宗递给她三尺白绫的时候，杨贵妃是冷静的。马嵬兵变，杨国忠已死，她也姓杨，死是料想之中的，更何况又是杨国忠的亲族。对着掩面而泣的玄宗，杨贵妃是欣慰的。没有死在乱军的刀剑之下，三尺白绫给了她人生的最大尊严。她爱玄宗，她也爱江山，若能保住一国之主，若能保住大唐江山，我想深明大义的杨玉环一定是笑着接过那三尺白绫的。

马嵬坡，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驿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使它成了历史的焦点。是谁摧毁了花容月貌的杨玉环？是花花公子安禄山？是盛世奸相杨国忠？还是乱世太子李亨？历史上的孰是孰非，众说纷纭，然而，美丽无罪。“ 自古红颜多薄命 ”，杨贵妃的命不薄，至今还有众多的人还在咏唱她、怀念她。三尺白绫从唐朝的马嵬坡上空飘起，飘过宋元，飘过明清，一直飘到今天。